

我和我的父亲徐讷

上海文化出版社

残月孤星

CANYUE GUXING

葛

原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我和我的父亲徐讷

残月孤星

CANYUE GU XING

葛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残月孤星:我和我的父亲徐诤/葛原 著.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3.12

ISBN 7-80646-562-6

I. 残… II. 葛… III. 徐诤-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5235 号

责任编辑:林爱莲

封面设计:方蔚楠

残月孤星——我和我的父亲徐诤

葛原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插页 10 字数 183,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100 册

ISBN 7-80646-562-6/I·431

定价:2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4780222

序一

漫漫父女情——徐訏和他的女儿

沈 寂

《残月孤星》是葛原对她父亲徐訏的一段魂牵梦萦的悲惨回忆，是他们父女两代生离死别凄伤欲绝的血泪记事，也是 20 世纪中国千万知识分子苦难命运的写照。

徐訏原名伯訏，浙江慈溪人。生于 1908 年，名门世裔，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曾留校任助教，这期间主攻心理学，从事创作，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鬼恋》。又曾任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编辑，并参与创办《天地人》，曾得到鲁迅先生赏识，赠亲笔字幅。1936 年去法国留学，抗战后回国，仍致力写作，并办《夜窗书屋》，出版自己的作品《鬼恋》、《阿剌伯海的女神》、《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旧神》等小说。凭他深厚的学养和在异国的经历，加上多年受西洋艺术的熏陶，他的作品富有都市色彩、异国情调和十里洋场的独特风光与风情。他的每一部传奇小说，都有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他研究心理学，小说里卷入恋爱漩涡的青年男女大多有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攻读哲学，在小说中宣扬人情、人性和人生哲理，受到广大读者喜爱和敬仰。他每出一书，风靡一时，成为三十年代中国少有的独具一格的著名作家。上海沦陷，他去内地，继续写作，宣传抗

日,并与人合办《人间世》,主编《作风》月刊。1944年任《扫荡报》驻美特派员。1946年,抗战胜利,他回到上海,再版描写上海孤岛时期爱国青年抗日救亡的长篇力作《风萧萧》,轰动一时,新老读者人手一册,被称为唯一描写沦陷后上海爱国人士抗日斗争的巨著。

我就在这时候与徐訏相识,他比我年长16岁,受过西方的文化教育,又有广大读者喜爱的著作,令我由衷地钦佩和敬慕。他十分谦逊,真诚待人,风度翩翩,和蔼可亲,和他相处和交谈,感到亲切和真情,萌生出一种超过友谊的亲情。

我当时主编文艺刊物,请他写稿。他交给我两篇小说和几首诗作。他告诉我,他自己虽写过不少读者喜爱的小说,但却偏爱写诗。有的发表,有的保存,共有两百余首,希望能结集。我帮他四处联系,解决经费和发行问题,终于出版了他的《四十诗综》,厚厚一册,既纪念他的四十诞辰,也使读者得以分享他的心血和感情的结晶。他在赠给我的精装诗集的扉页上题签,表示感谢。

他到上海,先住在二姊家,因人来客往太多受干扰,要我另找住处。他终日埋头笔耕,勤奋写作。有人告诉我,他曾结婚,又离异,至今尚未成家,独来独往。我们相约每半月晤面一次,总是在国际饭店二楼喝咖啡,总是这几位老朋友,刘以鬯、杨复冬等。他要我们介绍戏剧界演员,有京剧也有越剧。人们以为他在寻求对象,他却笑称为了写长篇小说《江湖行》搜集素材。当时,内战爆发,蒋政权摇摇欲坠,人心惶惶。徐訏突然失踪。后来才知道他到浙江宁波去结婚了。1950年,我们又在香港重逢。我进电影公司,他在大公书局,继续写作。还是写他的与政治无关的爱情小说。1952年,我被香港政府无理驱逐。从此,与徐訏天各一方,不通音讯,也无缘再见面叙说了。

徐汧在香港和台湾安居了近三十年，写了六十余部著作，出版了全集。他又在香港、新加坡任大专院校教职，四处讲学。他的声誉遍及海外各地。1980年，他被邀请去法国参加《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研究讨论会》，他以作家的身份，代表祖国参加举世瞩目的重要文学会议。

二

徐汧离开上海，在海外自由写作，赢得很高荣誉。然而他的留在上海的妻女，却因他遭受到悲惨的厄运。他的女儿葛原在《残月孤星》中提到：“母亲葛福灿出身于嘉定一个望族。她学习成绩优异，曾考取省立上海中学。由于战火不断，加上8岁丧父，家境衰落，作为长女的她不得不多次辍学。以后为了担负起家庭重担，帮助弟妹完成大学学业，自己却放弃上大学的理想，考取教会办的女子师范学校，18岁起，除了在学校教书外，曾在我二姑母家担任过家教。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姑母们便介绍我母亲同他认识。1949年，在宁波结婚。”葛福灿美丽端庄，性情温煦，典雅持重，在徐汧心目中，无异是梦中情人，理想的终身伴侣。亲友们都认为这是一宗美满婚姻。葛福灿又爱好文学，对徐汧这位著名作家仰慕而崇敬。他们在婚后曾有一段难忘的幸福生活。不久，上海解放，新时代的革命潮流冲击着文化界，徐汧自知他的爱情小说很难再有发表和出版的园地，就悄悄地离开了上海去香港。他离家那天是1950年5月，一个天色朦胧的黄昏，正是他女儿出生才五十三天之际。他女儿当时还是个婴儿，那时仅仅处在人生的起点。她甚至没有能够看清楚父亲的面貌，更无任何关于父亲的记忆，就此告别。

徐汧离开后，曾寄来家信，还准备接妻子女儿去香港。可是

随着时局的发展,形势的变化,香港成为与新中国不同制度的异域,不准自由交往,从此音讯断绝。徐訇的妻女得不到他任何讯息。同时,有个权威人士论反动文化,将徐訇列为反动人士,《风萧萧》成了“特务文学”。从此留在上海的徐訇家属受到难以摆脱的沉重压力。葛福灿孤苦无助,为了生存,也为了女儿的前途,只得表示与反动丈夫划清界线,提出与远在香港的丈夫离婚。原本可以手挽手相携一生的夫妻,不得不分手,美丽的人生前景从此中断和葬送。可是她心灵深处忘不了丈夫的恋情,她要女儿从自己的姓起名葛原,然改不了女儿是她与徐訇的骨肉结晶的事实。她保存了徐訇过去在国内外拍摄的千余张照片和几十本著作。她为了维持清贫生活,培育女儿,专心教学,成绩斐然,被评为一级教师,还荣任区人大代表。葛原也在母亲谆谆教导下,用功读书,在班级里成绩名列前茅。她虽然没有见过父亲,然从照片里看到了父亲的容貌。其他同学有双亲,唯有她不见父亲,幼小的心灵感到寂寞,多么希望父亲回来,一家团聚,同享天伦之乐。她不知道,因为“阶级”,他们父女不能见面,无情地阻隔了她与父亲的亲情。

随着政治形势的日益严峻,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极左思潮的泛滥,葛福灿被诬告,打入另册。而葛原也因是反动文人的女儿,虽然她出生才五十多天就与父亲分离,然因她身上有反动血统,仍逃不掉反动阶级子女的罪名。在学校里,她因为父亲的历史背景而受到同学们猜疑,又被老师非议。她学业优秀,被选为班委干部,可是班主任因她出身于反动阶级,临时撤换了她。她想加入共青团组织,却受到组织的拒绝。她积极向上,要求进步,都因为她身上的“阶级烙印”而受到重重阻力。她感到困惑和委屈,因为在她的记忆中连父亲的印象都没有,却因此受到不该由她承受的歧视、侮辱和排斥!她多么希望能见到父亲,了解父亲。

1966年，我国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以“文化大革命”为名的又一次政治运动，实际上是使全国人民遭殃的浩劫。文化界首当其冲，爱国爱党的文学家、艺术家一夜之间全成了牛鬼蛇神。老干部、老将军，一概被打倒，连国家主席也遭陷害，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全国一片混乱。人性杀戮，人情泯灭，天良丧尽，道德沦亡。千古文章，全部焚烧，传统文化，批斗打倒。徐訏的著作和他在国内外拍摄的千余张照片也在抄家中被洗劫殆尽。母亲在学校里挨斗，女儿成了“黑六类”子女，受人欺负和歧视。她原想在中学毕业后，去考大学，她认为出身不能选择，个人的命运可由自己决定。性格坚毅、不屈不挠的葛原立志要成为一个有所作为、为母亲争气、为国争光的中华好儿女，然而“文革”破灭了她的升学的心愿。同时她们母女目睹了多少爱国进步作家，甚至是老党员，都被戴上各种反动帽子，她们为徐訏能身在国外免受灭顶之灾而庆幸。只是作为女儿，葛原不知道父亲现在是生是死，自己是不是再能见到父亲？这无尽期的磨难，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结束？要等到哪一天才能家人重聚？

十年，足足十年，“四人帮”打倒，“浩劫”结束，人们从死里逃生，明白是“阶级斗争”、“极左思想”和反革命集团，将祖国推向亡党亡国的边缘，致使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子离妻散，造成无数冤案。人心涣散，信仰动摇，文化破坏，希望绝灭！如今重见天日，要分清是非，振兴中华，必须先将冤假错案推翻，为被诬为“反动文人”的文学家恢复名誉。可是曾多年遭受苦难的葛原母女对此不存任何希望，她们觉得凡是好事都不会轮到自己身上。徐訏的冤案不会有人为他申诉，何况徐訏本人也不知道在哪里。现在葛原唯一的愿望是：恢复高考，自己努力学习，将来能成为一个有用之才，让仍存有阶级偏见的人知道：“反动文人”的后代对国家、对社会一样能做出贡献。

1996年，著名画家陈逸飞想导演一部以老上海为背景的影片，约我面谈，问我三十年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我当然提出徐讦和他的中篇小说《鬼恋》。他欣然地从皮包里取出已写成的《鬼恋》电影剧本初稿。不久，陈逸飞将此拍成电影，改名《人约黄昏》。我记得他曾经问起徐讦在上海的家属，当时我不知道，但引起我的重视。我四处探听，终于找到了徐讦夫人和他的女儿葛原。

我坐在三层楼一间难御寒暑的陋屋里，四周是陈旧和简单的家具。坐在破藤椅上年已七十五高龄的徐讦夫人因病而羸弱，因几十年来的委屈和郁闷而憔悴，然仍保持高贵的气质和儒雅的涵养。她的女儿葛原坐在一张矮凳上，有一对酷似她父亲的大眼睛，却黯淡无光。她代母亲叙述了父亲离去后，母女俩孤苦寡欢受尽欺压的漫长的苦难生涯。她声音低沉，语调平静，仿佛在叙述别人的遭遇。可是我听得出她内心的忧愤、痛苦、委屈和不平。在文革结束之后，她曾突然接到父亲关爱妻女的来信，要她们去香港，父女相见。她说这一段喜讯时，我看到她忧悒的乌眸里闪过霎那的欢悦，可转瞬立即黯然。她平静而沉重地诉说她经过多少周折，受尽欺诈，最后终于见到父亲，而父亲当时已是奄奄一息。葛原呜咽沉痛地向我简要讲述了他们父女二人的不幸遭遇。她一生中只同父亲相处过两次：出生后五十三天，在香港时十七天，总共才七十天。前一次是生离，后一次是死别。这短短的相处竟涵盖了女儿生命的起始和父亲人生的终极，包容了父女两代凄惨的人间悲剧！

葛原回顾往事，没有流泪，她心里在流血！这段发生在我老

友徐訏一家的故事，比徐訏所写的所有小说更令人感动和痛惜。我不久就写了一篇《徐訏和葛福灿的婚姻悲剧》，文章里提到葛原。我为她的不幸遭遇感到不平，她的命运比她母亲更为悲恻：应该得到的她都没有得到，不应该轮到的全轮到了！要到什么时候，她才能摆脱厄运，得到应该属于她的一切？

八年以后的今天，我看到了葛原自己撰写的《残月孤星》。这部厚厚的十多万字的作品，不像她父亲徐訏所写的小说，而是徐訏一家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真实的生活纪录。没有虚构的曲折情节，而是社会真实的写照。没有什么议论，都是出于纯朴内心的真挚情感。《残月孤星》从葛原接到父亲来信，要她去香港留在他身边工作开始，写到她参加父亲的葬礼，最后黯然离开。原稿在我眼前一页页翻过去，我读着葛原一行行清秀的字迹，我的感情跟着她哀怨的叙述，进入到她的内心世界。她满怀着探望从小就分离的父亲的骨肉深情，带着母亲对父亲虽已离异然始终怀念的依依恋情和亲切的嘱托，去到当时虽是国土却因历史原因而割分的另一个制度另一个社会的香港。她梦想与父亲见面，得到别人都有而她从未享有的父女亲情。然而前来接送她的人，却百般刁难和阻拦，竟使她受尽苦难，费尽周折，待到好不容易见到几十年未见面的父亲，父亲却已是生命垂危。父亲在病魔的折磨下向心爱又想念的女儿伸出颤抖的手，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也是他临终前最后一次表达关爱和亲情。谁想在短短十多天内，父女俩为了亲情而相聚，有人却认为她是为了争夺遗产，就毫无情义也不讲道理地对她故意为难、捉弄和歧视，不让葛原与父亲有亲近和倾诉的机会。葛原好不容易摆脱“阶级”的枷锁，又掉进金钱的“怪圈”。她千里迢迢寻亲，然不让她与父亲见最后一面，听到他最后一句遗言。天下事有比这更令人悲伤、更使人怨愤、更让人感叹和绝望的吗？葛原的这部作品有往

日在“阶级”阴影下受难的片段回忆，也有金钱世界里世态炎凉、勾心斗角的描写，让人看到了一个骨肉分离、失去父爱、孤苦无辜的女儿。先因出身原因，受尽委屈歧视，得不到应有的人生权利，后又在人欲横流的社会中被掠夺应得的权利。她自幼到长大，天天期待，日日盼望，只要求能见到父亲，得到亲情，不料几十年的心愿和希望，最后还是一场幻梦！

葛原在《残月孤星》里写了她自己，写了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写了 20 世纪的某些历史，感人肺腑，震撼人心。她亲身经历了这些历史，也是这些历史的见证人。

2003 年 5 月

序二

葛原和她父亲徐诤

罗 孚

葛原是徐诤的女儿，是他在上海的女儿。

徐家的女儿为什么姓葛呢？因为徐诤在上海的太太叫葛福灿，这个女儿从母姓，所以叫葛原。

为什么从母姓？因为她生下来只有一个多月，徐诤就离开了她们，来了香港，而且从此没有再见面，直到三十年以后，才有了一次奇异的会见，父女相会于香港。

徐诤是1950年来港的，之后和上海的家断了音信。他在台湾有个儿子尹秋，后来又台湾结婚生一个女儿尹白。晚年想念上海的家，想念上海的女儿，希望把女儿接出来，接受自己的抚养和教育。七十年代要从内地申请到香港居留或探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徐诤这样的名人——他大约要被视为异见分子吧？当时我在做一些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徐诤就托我帮忙，我接受了他的请托，替他进行这事，但没有一定的把握，直到1980年秋天，有朋友告诉我，徐诤的女儿出来了，从上海出来了。这时已是徐诤以肺癌不治的治丧期间。这信息使我感到安慰，因为总算不负所托，让他们父女终于见了面。

后来许久我才得知，这一次的父女见面是很不容易的，困难

不全在上海官方，它意外地存在于徐訏自己的家庭里。这中间发生的一切，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奇遇”。

葛原没有出过远门，更没有来过香港，徐訏托了人到广州接她，这人让她母亲葛福灿把她送到广州。这个人就是曾经活跃过一时的衣爵（活跃是在搞政治上的第三势力）。但所托非人，这个人不但没有好好安排葛原母女的食宿，还尽可能去占小便宜，甚至有本事把葛原转给一位陌路相识的到上海探亲回港的妇人，由她去作安排。

到了香港，徐訏因病危住在医院，葛原有家归不得，只得住在那陌路相识的人家里，后来住不下去了，又转移到那妇人的亲友家住宿，总之是有家却回不了家。

葛原每天到医院和躺在病床上气息奄奄的徐訏见面、照料他的饮食，作十分有限的沟通。她初生时，父女只相聚了五十三天，根本就不能有什么沟通可言，现在相隔了几十年不见，言语是可以通了，但是一个气息奄奄的病人你叫他如何畅所欲言呢？葛原就是这样在病床旁边侍奉了久别的父亲十七天。前面的五十三天是做女儿的生命的起点，后面的十七天是做父亲的生命终点。

父亲死了，千里迢迢投奔而来的女儿最初不被允许去参加丧礼，后来几经曲折才使她得尽做女儿的最后本分。

传闻上是没有葛原这个女儿的名字的，墓碑上遗嘱上据说也没有葛原的名字。

这就留下了新的麻烦。徐訏没有什么遗产给儿女，最大的遗产恐怕是他那许多著作的版税。版税最大的一笔当然是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徐訏全集》。

大陆上，近年也陆续出了徐訏的一些作品。他还有一些作品改编成影视。

徐訢的儿子尹秋在台湾，女儿尹白在美国，台湾、香港和海外的版税多年来是由他和她收取的吧。大陆上的呢？一分钱也轮不到葛原，因为据说遗嘱上无名，因此也就无份。

葛原母女不是经济宽裕的人。葛福灿是退休的老师。葛原是提前退休的工厂职员（统计师）。不退下时收入已经不多，退下了以后就更是不足道也，她们母女的生活是清苦的。

葛福灿高龄八十多。清瘦的面孔还保留着年轻时的清秀，使人记起前不久才去世的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张兆和年轻时是出名的美人，年老了还是不失风韵。

葛原是个子高高瘦瘦的，长得很像父亲徐訢。她退休后勤于笔耕，写了十几万字的《残月孤星——我和我的父亲徐訢》，细腻地记下了她和父亲相隔三十年以后相见十七天的这段“奇遇”。

人生就像是一串珠链，环环相扣。其中任何一颗的脱节，都会致使链子解体，珠子散落。而一生的努力最后只剩下一根空空荡荡的线。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一根线。如今，我要重拾起脱节的珠子，把我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披露出来。

二十多年来，我始终把它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为此引起过不少的猜测和曲解。在当初甚至还遭到了最亲密朋友的误会和生分。然而我还是忍痛选择了缄默。我用我的痛苦掩盖着家庭的悲剧，我用我的善良期待着岁月来弥合裂痕。

我错了，我良好的愿望带给我的只是更强烈的痛苦和伤害。因此，我决心解开时间裹缠在我记忆上的绷带，袒露出尚在淌血的创口……

序一 ● 漫漫父女情——徐诤和他的女儿/1 沈 寂

序二 ● 葛原和她父亲徐诤/9 罗 孚

第一章 ● 漫漫父女情

- 1 生日来信(1976年×月×日)/1
- 2 廿六年离情/4
- 3 探亲申请(1978年初—1980年7月30日)/7
- 4 赴港准备(1980年7月—9月)/12

第二章 ● 茫茫探亲路

- 1 偶遇杨太(9月13日—9月14日)/19
- 2 离奇的Y先生(9月15日I)/20
- 3 “通牒”(9月15日II)/22
- 4 尴尬的安排(9月15日III)/27
- 5 无端的“罪名”(9月16日)/29

第三章 ● 惶惶过境日

- 1 疑窦难解(9月17日)/35
- 2 过关入境(9月18日I)/38
- 3 被塞杨家(9月18日II)/46

第四章 ● 依依慈父身

- 1 夜走医院(9月18日III)/51
- 2 初见父亲(9月18日IV)/52

- 3 惊变(9月18日V)/61
- 4 异乡客厅(9月18日VI)/63
- 5 我被甩了(9月19日)/67
- 6 孤身寻父(9月20日I)/75
- 7 再见父亲(9月20日II)/78

第五章 ● 渺渺血缘亲

- 1 释负(9月20日III)/83
- 2 兄长(9月21日I)/88
- 3 被逐(9月21日II)/93
- 4 亲情?(9月22日)/95
- 5 中秋(9月23日)/101
- 6 风暴(9月24日)/106
- 7 穷途(9月25日)/110

第六章 ● 哀哀世俗景

- 1 陌路姐妹(9月26日)/118
- 2 两个世界(9月27日)/123
- 3 偏见与傲慢(9月28日)/128
- 4 父亲昏迷(9月29日)/132
- 5 难堪的辱骂(9月30日)/136
- 6 病房杂见(10月1日)/138
- 7 遗嘱疑案(10月2日)/143
- 8 卖断亲缘(10月3日)/147
- 9 慈母心怀(10月4日)/149

第七章 ● 苦苦悼父心